白雨齋詞話

白雨齋詞話卷第六

丹徒陳廷焯亦峰著

周秦詞以理法勝。姜張詞以骨韻勝。碧山詞以意境勝。要皆負絕世才。而又以沉鬱出之。所以卓絕千古也。至陳朱則全以才氣勝矣。

喬笙巢云。少游詞寄慨身世。閒雅有情思。酒邊花下。一往而深。而怨誹不亂。悄乎得小雅之遺。又云。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得之於內。不可以傳。雖子瞻之明儁。耆卿之幽秀。猶若有瞠乎後者。況其下耶。此與莊中白之言頗相合。淮海何幸有

此知已．

兩宋詞家．各有獨至處．流派雖分．本原則一．惟方外之葛長庚．閨中之李易安．別於周秦姜史蘇辛外．獨樹一幟．而亦無害其爲佳．可謂難矣．然畢竟不及諸賢之深厚．終是託根淺也．

葛長庚詞．風流淒楚．一片熱腸．無方外習氣．余尤愛其水調歌頭云．江上春山遠。山下暮雲長。相留相送。時見雙燕語風檣。滿目飛花萬點。回首故人千里。把酒沃愁腸。回雁峰前路。煙樹正蒼蒼。漏聲殘。燈燄短。馬蹄香。浮雲飛絮。一身將影向瀟湘。多

少風前月下迤邐天涯海角魂夢亦淒涼又是春將暮無語對斜陽

葛長庚詞脫盡方外氣李易安詞卻未能脫盡閨閣氣然以兩家較之仍是易安為勝

宋閨秀詞自以易安為冠朱子以魏夫人與之並稱魏夫人祇堪出朱淑眞之右去易安尚遠

金高仲常貧也樂云城下路淒風露今人犁田昔人墓岸頭沙帶蒹葭漫漫昔時流水今人家黃埃赤日長安道倦客無漿馬無草開函關閉函關千古如何不見一人閒按趙聞禮輯陽春白雪集載此詞乃賀方回小梅花前半

閱也茲從詞綜本章法句法。不古不今。亦不類樂府。詞中別調也。

宋無名氏題項羽廟念奴嬌一闋。魄力雄大。勁氣直前。更不作一渾厚語。開其年板橋一派。此學稼軒而有流弊者。稼軒不任其咎也。

浪遠微聽葭葉響。雨殘細數梧梢滴。竹山滿江紅語也。上有小窗幽閴之句。此二語不是闃寂中如何辦得。竹山詞多粗。惟此二語最細。

稼軒滿江紅送李正之提刑入蜀云。東北看謄諸葛表。西南更草相如檄。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筆。又云。赤

壁磯頭千古浪銅䩞陌上三更月正梅花萬里雪深時須相憶龍吟虎嘯之中卻有多少和緩不善學之狂呼叫囂流弊何極

稼軒詞有以朴處見長愈覺情味不盡者如水調歌頭結句云東岸綠陰少楊柳更須栽信手拈來便成絕唱後人亦不能學步

張孝祥六州歌頭一闋淋漓痛快筆飽墨酣讀之令人起舞惟忠憤氣填膺一句提明忠憤轉淺轉顯轉無餘味或亦聳當途之聽出於不得已耶朝野遺記云安國在建康留守席中賦此魏公爲罷席而入

東坡西江月云。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追進一層。喚醒癡愚不少。

東坡浣溪沙（游蘄水清泉寺）云。誰道人生難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愈悲鬱愈豪放愈忠厚。令我神往。（原註寺前水西流）

趙瑞行滿江紅云。三十年前。愛買劒買書買畫。凡幾度詩壇爭敵。酒兵爭霸。春色秋光如可買。錢慳也不曾論價。任粗豪爭肯放頭低。諸公下。今老大。空嗟訝。思往事。還驚詫。是和非未說。此心先怕。（太粗）直萬事全將飛雪看。一閒且向貧中借。樂餘齡泉

石在膏肓。吾非詐。粗豪中有勁直之氣。襲稼軒皮毛。亦蔣竹山流亞。宋詞之最低者。周公謹浩然齋雅談內載此詞然詞品雖不高。而筆趣尚足。不過惡劣至陸種園滿江紅云。贈王正子同是客。君尤苦。兩人恨。憑誰訴。看囊中罄矣。酒錢何處。吾輩無端寒至此。富兒何物肥如許。脫敝裘付與酒家娘。搖頭去。暴言竭辭。何無含蓄至此。板橋幼從種園學詞。故筆墨亦與之化。

劉潛夫滿江紅云。空有鬢如潘騎省。斷無面見陶彭澤。便倒傾海水浣衣塵。難湔滌。又沁園春夢方孚若

云。天下英雄使君與操餘子何堪共酒杯又云。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又贈孫季蕃云。天地無情功名有數千古英雄。只麽休平生事獨羊曇一箇淚灑西州沈痛激烈。幾欲敲碎唾壺。

二帝蒙塵。偷安南渡。苟有人心者。未有不拔劍斫地也。南渡後詞。如趙忠簡滿江紅云。欲待忘憂除是酒奈酒行有盡愁無極便挽將江水入尊罍澆胸臆張仲宗賀新郎云。夢繞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崑崙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易老

悲難訴更南浦送君去又石州慢結句云。萬里想
龍沙泣孤臣吳越朱敦儒相見歡云。中原亂簪纓
散幾時收試倩悲風吹淚過揚州張安國浣溪沙
云。萬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濁酒戍樓東酒闌揮淚
向悲風劉潛夫玉樓春云。男兒西北有神州莫滴
水西橋畔淚劉叔儗念奴嬌云。其肯爲我來耶河
陽下士正是強人意勿謂時平無事也便以言兵
爲諱眼底山河樓頭鼓角都是英雄淚功名機會
要須閒暇先備劉改之沁園春上郭帥云。威撼邊城
氣吞湖虜慘淡塵沙飛北風中興事看君王神武

駕馭英雄又八聲甘州送湖北招撫吳獵云望中原馳驅
去也擁十州牙纛正翩翩春風早看東南王氣飛
繞星躔黃幾仲虞美人云書生萬字平戎策苦淚
風前滴王子文西河云天下事問天怎忍如此下
云縱有英心誰寄近新來又報烽煙起曹西士西
河云漫哀痛無及矣無情莫問江水西風落日慘
新亭幾人墮淚戰和何者是良謀扶危但看天意
陳龜峰沁園春丁酉歲感事云誰使神州百年陸沈青
氊未還悵晨星殘月北州豪傑西風斜日東帝江
山劉表坐談深源輕進機會失之彈指間傷心事

是年年水合在在風寒說和說戰都難算未必江沱堪晏安歎封侯心在鱣鯨失水平戎策就虎豹當關渠自無謀事猶可做更剔殘燈抽劍看麒麟閣豈中興人物不盡儒冠方巨山滿江紅云倘只消江左管夷吾終須有又水調歌頭云莫倚闌干北天際是神州張方叔賀新凉云世上豈無高臥者奈草廬煙鎖無人顧李廣翁賀新涼云落落東南牆一角誰護山河萬里問人在玉關歸未老矣青山燈火客撫佳期漫灑新亭淚歌哽咽事如水

浩然齋雅談湻祐間丹陽太守重修多景樓高宴落成一時席上皆湖海名流酒餘主人命妓持紅

箋徵諸客詞。秋田詞先此類皆慷慨激烈。髮欲上指。詞境雖不高。然足以使懦夫有立志。

成。衆人驚賞。爲之閣筆。

董文友詞。祇能言情。不堪論事。其望梅花過鸚鵡洲賀新郎淮陰祠兩調。偶爲慷慨之詞。立見其蹶。措語固不能圓健。平仄亦有顛倒處。

陳其年稍遍兩篇。一氣盤旋。排山倒海。論其氣力。幾欲突過稼軒。只是雄而不渾。直而不鬱。故初讀令人色變。再讀令人齒冷矣。

其年讀彭禹峰集一篇。後半云。噫此世何爲巖疆好以公充餌。棘夔胖舸地。鬼燐生。鼓聲死。猶記靖

州城連營賊火楚歌帳外淒然起公左挈人頭右提酒瓮大嚼轅門殘觜奈縛他烏獲矐漸離則女子肅奴盡勝之論通侯羊頭羊胃亦可謂直言不忌。其年東丁飛濤一篇起云大叫高歌脫帽驩呼頭沒酒杯裏又云君不見莊周漆園傲吏洸洋玩弄人間世又不見信陵暮年失路醅酒婦人而已又云我勸君莫負賞花時幸歸矣長嘘復奚爲算人生亦欲豪耳今宵飲博達旦酒三行以後汝爲我舞吾爲若語手作拍張言志黃鬚笑捋凭紅肌論

英雄如此足矣。又西平樂王谷臥疾村居挐舟過訊云。只須翦燭無煩烹韭。欲與君言竟上君牀。君不見石鯨跋浪。鐵馬呼風。今日一片關山。五更刁斗。何處乾坤少戰場。筆力未嘗不橫絕。惜其一發無餘。

或謂漁洋分甘餘話云。胡應麟病蘇黃古詩。不爲十九首建安體。是欲紲天馬之足。作轅下駒也。子病迦陵詞不能沈鬱。切乃類是。余曰此不可一例論也。胡氏以皮相論詩。故不足以服漁洋之心。余論詞則在本原。觀稼軒詞。才力何嘗不大。而意境亦何嘗不沈鬱。如謂才力大者則不必沈鬱。則是

陳王李杜之詩。轉出蘇黃下矣。有是理哉。

稼軒詞。於雄莽中別饒雋味。如馬上離愁三萬里望昭陽宮殿孤鴻沒。又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多少曲折。驚雷怒濤中。時見和風暖日。所以獨絕古今。不容人學步。

稼軒詞。如舊恨春江流不盡新恨雲山千疊。又前度劉郎今重到問玄都千樹花存否。又重陽節近多風雨。又秋江上看驚弦雁避駭浪船回。又佳處徑須攜杖去能消幾兩平生屐笑塵勞三十九年非長爲客。又樓觀甫成人已改旌旗未卷頭先白

歎人生哀樂轉相尋今猶昔又秋晚蓴鱸江上夜深兒女燈前又三十六宮花濺淚春聲何處說興亡燕雙雙又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又功成者去覺團扇便與人疏吹不斷斜陽依舊茫茫禹跡都無皆於悲壯中見渾厚後之狂呼叫囂者動託蘇辛眞蘇辛之罪人也

蘇辛詞後人不能摹倣南渡詞人沿稼軒之後慣作壯語然皆非稼軒眞面目迦陵力量不減稼軒而卒不能步武者本原未厚也後人更欲學之恐又爲迦陵竊笑矣

或問比與興之別・余曰・宋德祐太學生百字令祝英臺近兩篇・字字譬喻・然不得謂之比也・以詞太淺露・未合風人之旨・如王碧山咏螢咏蟬諸篇・低回深婉・託諷於有意無意之間・可謂精於比義・婉諷之謂比・明喻則非・隨園詩話中所載詩如咏六月菊云・秋士偶然輕出處・高人原不解炎涼・咏落花云・看他已逐東流去・卻又因風倒轉來・咏茶云兩三杯水作波濤・等類皆舌尖聰明語・惡薄淺露何異劉四罵人・即經綸猶有待・吐屬已非凡之句無不傾倒・然亦不過考試中興會佳句耳・於風詩比義了不相關・宋人而令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自是富貴福澤人聲口・以云風格・視經綸一句・又低一籌矣・若興則難言之矣・託喻不深・樹義不厚・不足以言興・深矣厚矣・而喻可專指・義可強附・亦不

足以言興。所謂興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極虛極活。極沈極鬱。若遠若近。可喻不可喻。反覆纏綿。都歸忠厚。求之兩宋。如東坡水調歌頭。卜算子雁。白石暗香。疏影。碧山眉嫵。新月慶清朝。榴花高陽臺。殘雪庭除一篇等篇。亦庶乎近之矣。

風騷有比興之義。本無比興之名。後人指實其名。已落次乘。作詩詞者。不可不知。

風詩三百。用意各有所在。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能感發人之性情。後人強事臆測。繫以比興賦之名。而詩義轉晦。子朱子於楚詞。亦

分章而係以比興賦。尤屬無謂。

詞有貌不深而意深者。韋端已菩薩蠻。馮正中蝶戀花是也。若厲樊榭諸詞造語雖極幽深。而命意未厚。不耐久諷。所以去古人終遠。

樊榭造句多幽深。穀人措詞則全在洗鍊。又不逮樊榭遠甚。

穀人所長者律賦試帖耳。古文固非所能。駢文亦不免平庸。詞較勝於駢文。然亦未見高妙。至古今體詩則下駟之乘矣。大抵穀人先生祇可爲近時高手。論古則末也。

朱陳厲三家可謂極詞之變態以云騷雅概未之聞

尤西堂更漏子云五更風三點雨幷作零鐘斷鼓殘葉彫落花魂淒淒來叩門天涯雁飛聲亂叫出傷心一片倚半枕擁孤衾相思睡不成前半直似鬼語後半不免粗浮殊負此調

轂人輩工於鍊字耳迦陵則精於鍊句如云秋色冷幷刀一派酸風捲怒濤又長城夜月一輪孤沙場戰馬千羣黑又水雲轇葛陽陰雜糅奇石成獅破空走又秋生海市紅日一輪孤陷又短鬢颯秋

葉偃指疆枯枒又大江邊殘照裏仲宣樓又曼聲長嘯碧雲片片都裂又輕舟夜翦秋江西風鱗甲生江面又隱隱前林暝翠暗結精藍又老松三百本山雨響徧張鱗甲又想月明千里戰袍不夜西風萬馬殺氣臨邊又十月疏砧一城冷雁不許愁人不望鄉又我到中原重尋舊蹟牧笛吹風起夜波又一派大江流日夜捲雲濤舞上青山髻造句皆精警奪目讀之可增長筆力

其年水調歌頭雪夜再贈季希韓云縱不神仙將相但遇江山風月流落亦爲佳豈意有今日側帽數哀笳

流落亦爲佳。已是難堪。今則並此不能矣。豈意五字。悲極憤極。如聞熊啼兕吼稼軒詞云。而今已不如昔。後定不如今。即其年水調歌頭之意。而意境卻別。然讀夢窗之後。不如今今非昔。兩無言相對。滄浪水悲鬱而和厚。又不必爲稼軒矣。

宋無名氏鷓鴣天云。鎮日無心掃黛眉。臨行愁見理征衣。樽前祗恐傷郎意。闍淚汪汪不敢垂。停寶馬。捧瑤卮。相斟相勸忍分離。不如飲待奴先醉。圖得不知郎去時。語不必深。而情到至處。亦絕調也。

惟措詞近曲終欠大雅

詞中如佳人夫人那人檀郎伊家香腮心兒蓮瓣雙翹鞵鈎斷腸天可憐宵莽乾坤哥奴姐耍等字面俗劣已極斷不可用卽老子玉人則個好個那個拌個元是嬌嗔兜鞵恁些他兒等字亦以愼用爲是蓋措詞不雅命意雖佳終不足貴

張子野詞最見古致如云江水東流郎在西問尺素何由到情詞凄怨猶存古詩遺意後之爲詞者更不究心於此

黃魯直詞乖僻無理桀傲不馴然亦間有佳者如

望江東云。江水西頭隔煙樹。望不見江東路。思量只有夢來去。更不怕江闌住。燈前寫了書無數。算沒個人傳與。直饒尋來雁分付。又還是秋將暮。筆力奇横無匹。中有一片深情。往復不置。故佳。

詞貴渾涵。刻摯不渾涵。終屬下乘。晁无咎咏梅云。開時似雪。謝時似雪。花中奇絕。香非在蕊。香非在蕚。骨中香徹。費盡氣力。終是不好看。宋末蕭泰來霜天曉角一闋。亦犯此病。

方回瑞鷓鴣云。初未試愁那是淚。每渾疑夢奈餘香。此種句法。直是賀老從心化出。

美成豔詞，如少年游、點絳脣、意難忘、望江南等篇，別有一種姿態，句句灑脫，香匳泛語，吐棄殆盡。美成以少年游（并刀如水一篇）一詞通顯，以望江南（歌席上一篇）一闋得罪，榮枯皆繫於一詞，異矣。

美成蝶戀花云：魚尾霞生明遠樹。翠壁黏天，玉葉迎風舉。一笑相逢蓬海路。人間風月如塵土。翦水雙眸雲半吐。醉倒天瓢，笑語生青霧。此會未闌須記取。桃花幾度吹紅雨。語帶仙氣，似贈女冠之作，否則故為隱語。已為夢窗北斗秋橫、春溫紅玉兩篇開其先路。

詞人好作精豔語。如左與言之滴粉搓酥。姜白石之柳怯雲鬆。李易安之綠肥紅瘦。寵柳嬌花等類。造句雖工。然非大雅。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放翁傷其妻之作也。（放翁妻唐氏。改適趙士程。）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放翁妾別放翁詞也。前則迫於其母而出其妻。後又迫於後妻而不能庇一妾。何所遭之不偶也。至兩詞皆不免於怨而情自可哀。吳元可采桑子。一樣東風兩樣吹。輕淺語。自是元人手筆。國朝陳玉璂之欲將東風誤向西。愈趨

愈下矣。

劉龍洲沁園春。爲詞中最下品。元人沈景高有和劉龍洲指甲一篇。句句扭捏。又不及改之遠甚。而兪焯云景高舊家子也。余見此詞纖麗可愛。因定交焉。當時賞識如此。何怪元詞之不振也。

明代施浪仙花影詞四卷。卑卑不足道。求其稍近於雅者。不獲三五闋。同時馬浩瀾亦有花影詞三卷。陳言穢語。又出浪仙之下。而當時並負詞名。郎後世猶有稱述之者。眞不可解。

遣詞貴典雅。然亦有典雅之事。數見不鮮。亦宜愼

用如蓮子空房人面桃花等字久已習爲套語不必再拾人唾餘

宋人朱行中漁家傲云拚一醉而今樂事他年淚賀方回惜雙雙云回首笙歌地醉更衣處長相記同一感慨而朱病激烈賀較深婉

柳耆卿戚氏云紅樓十里笙歌起漸平沙落日銜殘照意境甚深有樂極悲來時不我待之感而下忽接云不妨且繫青驄漫結同心來尋蘇小荒謾無度遂使上二句變成淫詞豈不可惜

耆卿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荒謾語耳何足爲

韻事。稼軒悲莫悲生離別。樂莫樂新相識。兒女古今情。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憤激語而不離乎正。自與耆卿迴別。然讀唐人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之句。情理兩融。又婉折多矣。

王通叟詞名冠柳。北宋詞家極多。獨云冠柳。仍是震於耆卿名而入其彀中耳。觀其命名。即可知其詞之不足重。嗣後以清平樂一詞被謫。不亦宜乎。

宋李漢老諡文敏。有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之句。一時膾炙人口。然此語亦似雅而俗。

東坡心地光明磊落。忠愛根於性生。故詞極超曠。

而意極和平。稼軒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機會不來。正則可以爲郭李。爲岳韓。變則卽桓溫之流亞。故詞極豪雄。而意極悲鬱。蘇辛兩家各自不同。後人無東坡胸襟。又無稼軒氣概。漫爲規橅。適形粗鄙耳。

和婉中見忠厚易。超曠中見忠厚難。此坡仙所以獨絕千古也。

岳少保。韓蘄王。文信國。俱能爲詞。而少保爲稍勝。然此皆詞以人傳。並非有獨到處也。淺見者遽歎爲工絕。殊可不必。

順庵樂府五卷。康伯可作也。伯可以詞受知於高宗。當其上中興十策時。何減於賈長沙之洞若觀火。後以諂檜得進。有今皇御極觀公富貴熱中頓辛相爲腹心之對改其素荀攸荀彧之事。操晦於始而明於終。猶可恕也。伯可之諂檜。明於始而晦於終。不可恕也。然其詞哀感頑豔。儘有佳者。陳質齋云。伯可詞鄙褻之甚。此語論其人則可論其詞則未盡然也此不足以服其心。至王性之云。伯可樂章。令晏叔原不得獨擅。此又等於瞽者辨黑白矣。

黍離麥秀之悲。暗說則深。明說則淺。曾純甫詞。黃叔

暘云純甫東都故老詞多感慨如金人捧露盤憶秦娥等曲悽然有黍離之感如雕闌玉砌空餘三十六離宮又云繁華一瞬不堪思憶又云叢臺歌舞無消息金樽玉管空陳迹詞極感慨但說得太顯終病淺薄碧山咏物諸篇所以不可及

程正伯與子瞻爲中表兄弟有書舟雅詞一卷余觀其詞淺薄者多高者筆意尚閒雅去坡仙何止萬里

竹垞謂正伯詞有與坡仙相亂者余謂兩人詞一洪一纖一深一淺如冰炭之不相入無俟辨而可

明何處其相亂也

正伯詞余所賞者惟漁家傲結處云細拾殘紅書怨泣流水急不知那個傳消息爲有深婉之致其次則水龍吟云算好春長在好花長見元只是人憔悴及詞選所錄卜算子一闋尙有可觀餘則一篇之中雅鄭多不分矣

程正伯掩淒涼黃昏庭院一篇後來秀水詞與此種筆路最近乃竹垞自謂學玉田未免欺人太甚

詞綜所錄朱晦翁水調歌頭眞西山蝶戀花雖非高作卻不沈悶固知不是腐儒

杜伯高詞氣魄絕大音調又極諧所傳不多然在南宋可以自成一隊陳同甫云伯高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評論甚當

國初曹潔躬滿江紅錢唐觀潮云城上吳山遮不住亂濤穿到嚴灘歇是英雄未死報讐心秋時節沈雄悲壯筆力千鈞讀之起舞竹垞和作已非敵手何論餘子

尤展成云近日詞家愛寫閨襜易流狎昵蹈揚湖海動涉叫囂二者交病西堂此論可謂深中詞人之弊顧自言之而自蹈之何耶

孔季重鷓鴣天云。院靜廚寒睡起遲。秣陵人老看花時。城連曉雨枯陵樹。江帶春潮壞殿基。傷往事。寫新詞。客愁鄉夢亂如絲。不知煙水西村舍。燕子今年宿傍誰。勝國之感。情文淒豔。較五代時鹿虔扆臨江仙一闋。所謂煙月不知人世改。夜闌還照深宮。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淸露泣香紅者。可以媲美。

把酒囑東風。種出雙紅豆。吳薗次詞也。當時有紅豆詞人之號。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王阮亭詞也。京師人呼爲王桐花。此類皆一時情豔語。絕無關

於詞之本原而當時轉以此得名何其淺也宋人如紅杏尙書賀梅子張三影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華倒影柳屯田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之類皆以一語之工傾倒一世宋與柳左無論矣獨惜張秦賀三家不乏傑作而傳誦者轉以次乘豈白雪陽春竟無和者與爲之三歎

子野弔林君復詩煙雨詞亡草更青蔡君謨寄李長定詩多麗新詞到海邊此則一篇之工見諸吟咏然亦其人並非專家故不惜以一篇之工藝林傳播（國朝崔黃葉崔紅葉亦猶是也）至賀梅子張三影秦學士詞

品超絕・而亦以一語之工・得名・致與諸不工詞者同列・則亦安用此知已也

容若飲水詞・才力不足・合者得五代人淒婉之意・余最愛其臨江仙寒柳云・疏疏一樹五更寒・愛他明月好・憔悴也相關・言中有物・幾令人感激涕零・容若詞亦以此篇爲壓卷・

樊榭詞筆幽豔・蓋亦知陳朱之悖乎古・而別出旗鼓以爭勝・淺見者遂謂其從風騷來・其實不過襲梅溪夢窗玉田面目・而運以幽冷之筆耳・然不可謂非作手・

陳朱詞顯悖乎風騷。樊榭則隱違乎風騷。而不知風騷門徑。必不容與之相背也。

陳以雄闊勝可藥纖小之病。朱以雋逸勝可藥拙滯之病。厲以幽峭勝。可藥陳俗之病。不可謂之正聲。不得不謂之作手。

迦陵雄勁之氣。竹垞清雋之思。樊榭幽豔之筆。得其一節。亦足自豪。若兼有衆長。加以沈鬱。本諸忠厚。便是詞中聖境。

位存詞。規模較隘。而全篇精粹。亦能拔幟於陳朱之外。璞函則輕圓儁美。跌宕縱橫。鼓吹陳朱。正不

多讓。皆　國朝之哲也。

青子綠陰空自好年年總被東風誤璞函送春詞也。意味極厚。詞之可以怨者。

宋詞有不能學者。蘇辛是也。　國朝詞有不能學者。陳朱是也。然蘇辛自是正聲。人苦學不到耳。陳朱則異是矣。

學周秦姜史不成。尙無害爲雅正。學蘇辛不成。則入於魔道矣。發軔之始。不可不愼。

板橋論詩。以沈著痛快爲第一。論詞取劉蔣。亦是此意。然彼所謂沈著痛快者。以奇警爲沈著。以豁

露爲痛快耳。吾所謂沈著痛快者。必先能沈鬱頓挫。而後可以沈著痛快。若以奇警豁露爲沈著痛快。則病在淺顯。何有於沈。病在輕浮。何有於著。病在鹵莽滅裂。何有於痛與快也。

投畀豺虎。投畀有北。三百篇之痛快語也。然謂三百篇之佳者在此。則謬不可言矣。

板橋詞。如把天桃斫斷。煞他風景。鸚哥煑熟。佐我杯羹。焚硯燒書。椎琴裂畫。毀盡文章抹盡名。滎陽鄭。有慕歌家世。乞食風情。似此惡劣不堪語。想彼亦自以爲沈著痛快也。蔣竹山詞如春晴也好春陰也好著些兒春雨越好

同此惡劣

馮正中蝶戀花云。誰道閒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可謂沈著痛快之極。然卻是從沈鬱頓挫來。淺人何足知之。

碧山詞何嘗不沈著痛快。而無處不鬱。無處不厚。反覆吟咏數十過。有不知涕之何從者。粗心人讀之。戞釜撞甕。何由識其眞哉。

余友王竹庵。工詩詞。而未造深厚之境。余賦秋怨詩有云。雞鳴欲曙天未曙。此夜知君在何處。紅燈

如霧紗。如煙涼月。沈沈夢中語。竹庵歎爲幽絕。以爲不厭百回讀也。癸酉年與余唱和甚多。余時年二十一。竹庵長余九年。後聞其游楚粵間。援例得縣丞大吏薦擢知縣。與某公不合。惝怳抑鬱。年未四十下世。可哀也已。甲申中秋。余過靖江。懷以詩云。雲水空濛欲化煙。眼前風物似當年。黃蘆苦竹秋蕭瑟。腸斷江樓暮雨天。竹庵著有江樓暮雨詩鈔詞則倡和者不下十餘首。大半率意之作。都無存稿。

雍乾以還。詞人林立。如南鄉橙里輩。非無磨琢之工。而卒不能超然獨絕者。皆苦不知本原所在。故

下不至如楊郭之卑靡上亦難窺姜史之門戶後之爲詞者不根柢於風騷僅於詞中求生活又無陳朱才力縱極工巧亦不過南薌橙里之匹則亦車載斗量不可勝數矣尙安足爲貴乎

碧山玉田而後得張皐文一揭其旨而詞以不滅其間五六百年亦多傑出之士竟無泝其源者亦足異矣

金應珪詞選後序云近世爲詞厥有三蔽義非宋玉而獨賦蓬髮諫謝淯于而唯陳履舄揣摩牀第汙穢中冓是謂淫詞其蔽一也猛起奮末分言析

字。訴嘲則俳優之末流。叫嘯則市儈之盛氣。此猶巴人振喉以和陽春。黽蜮怒嗌以調疏越。是謂鄙詞。其蔽一也。規模物類。依托歌舞。哀樂不衷其性。慮歎無與乎情。連章累篇。義不出乎花鳥。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應。雖既雅而不豔。斯有句而無章。是謂游詞。其蔽三也。此病最深亦最易犯蓋前兩蔽則顯忤風騷常人皆知其非此一蔽則似是而非易於亂真今之假託南宋者皆游詞也。原其所昧。厥亦有由。童蒙擷其粗而失其精。達士小其文而忽其義。故論詩則古近有祖禰。而談詞則風騷若河漢。非其惑歟。此論深中世病。學人必破此三蔽而後可

以爲詞．

詞選後附錄諸家詞．大旨皆不悖於風騷．惟冠以仲則一首．殊可不必．仲則於詞．本屬左道．此一詞不過偶有所合耳．亦非超絕之作．

左仲甫南浦（夜尋琵琶亭）一章．格調不凡．惟遶囘闌百折覓愁魂句．終嫌不大雅．

鄭善長湘春夜月（簾）一章．意味甚深．可稱佳搆．而結數語云．從此便更休論．春事任教．銀蒜終日垂垂。便更二字嫌逗．亦不檢之過．

梁應來兩般秋雨盦隨筆．除當時人詩詞外．大半

掇拾唾餘。並無獨見。其中摘錄諸詞。率是淺薄纖麗之作。最為下品。彼所自撰。如金縷曲春陰云云。枝而不物。即金氏所謂游詞也。

山歌樵唱。里諺童謠。非無可採。但總不免俚俗二字。雖登大雅之堂。好奇之士每偏愛此種。以為轉近於古。此亦魔道矣。鍾譚古詩歸之選多犯此病風騷自有門戶。任人取法不盡。何必轉求於村夫牧豎中哉。

近時興化劉熙載論詞。頗有合處。尚不染板橋餘習。

作詞貴求其本原。而文藻亦不可不講。求之詞選

以探其本。博之詞綜以廣其才。按之詞律以合其法。詞之道幾盡於是。惟本之所在。未易驟探。第求諸詞選。尙不足臻無上妙諦。此余不得已撰述此編。推諸風騷。以盡精義。知我罪我。一任天下也。

白雨齋詞話卷弟六

白雨齋詞話卷第七

丹徒陳廷焯亦峰箸

詞有平仄可以通融者。有必不可以通融者。一字偶乖。便不合拍。究心於詞律。自無不協之弊。

詞之音律。先在分別去聲。不知去聲之爲重。雖觀詞律。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猶不知也。斯編之作專在直揭本原聲調之學有詞律在余弗贅論偶拈一條示人以究詞律之捷徑耳

詞中本原。初學難於驟得。宜先多讀唐宋之詞。以植其基。然後上溯風騷。下逮 國初以竟其原委。窮其變態。本原所在。可不言而喻矣。

詩詞一理。然不工詞者可以工詩。不工詩者斷不能工詞。故學詞貴在能詩之後。若於詩未有立足處。遽欲學詞。吾未見有合者。

古人詞勝於詩則有之。如少游白石皆然未有不知詩而第工詞者。王碧山張玉田輩詩不多見然必非不工詩者卽使碧山輩詩未成家不能卓立千古要其爲詞之始必由詩以入門斷非躐等

人知東坡古詩古文卓絕百代。不知東坡之詞。尤出詩文之右。蓋仿九品論字之例。東坡詩文縱列上上品。亦不過爲上之中下。七言古爲東坡擅長然於淸絕之中雜以淺俗語沈鬱處亦未能盡致古文才氣縱橫而不免霸氣總不及詞之超逸而忠厚也若詞則

幾爲上之上矣．此老生平第一絕詣．惜所傳不多也．

古人詞．大率無題者．多唐五代人．多以調爲詞．自增入閨情閨思等題．全失古人託興之旨．作俑於花庵草堂．後世遂相沿襲．最爲可厭．至清綺軒詞選．乃於古人無題者．妄增入一題．誣已誣人．匪獨無識．直是無恥．

咏物詞至王碧山．可謂空絕古今．然亦身世之感使然．後人不能强求也．竹垞茶煙閣體物集二卷．縱極工緻．終無關於風雅．

其年長相思（贈別楊枝）云。漱金卮。閣金卮。不是樽前抵死辭。今宵是別離。愈朴直。愈婉曲。愈沈痛。豔詞非其年所長。然此類亦見別致。

晏小山長相思云。長相思。長相思。若問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見時。長相思。長相思。欲把相思說似誰。淺情人不知。此亦小山集中別調。與其年贈別楊枝之作。筆墨相近。

其年瑞龍吟後半云。（春夜見壁間三絃子是雲郎舊物感而塡詞）記得蛇皮絃子。當時妝就。許多聲價。曲項微堊。流蘇同心結打。也曾萬里。伴我關山。夜有客向潼關店後

昆陽城下一曲琵琶者月黑楓青輕攏細研游絲落絮之情・雲湧風飛之筆・亦一時之雄也・竹垞豔詞・言情者遠勝文友・而體物諸篇・則文友爲工・此亦各有所長・不可相强・如美人額美人齒等篇・竹垞非不工巧・然不及文友之精・

文友爲詞中之妖・然卻有妖之神通・後人爲豔詞更欲勝之・亦非易易・故余願學詞者・各究本原之所在・本原既得・不獨蓉渡爲糟粕・卽烏絲載酒・亦成旒綴・

溫厚和平・詩教之正・亦詞之根本也・然必須沈鬱

頓挫出之。方是佳境。否則不失之淺露。即難免平庸。

風騷爲詩詞之原。然學騷易。學詩難。風詩祇可取其意。楚詞則並可擷其華。

幽深窈曲。瑰瑋奇肆。楚詞之末也。沈鬱頓挫。忠厚纏綿。楚詞之本也。舍其本而求其末。遂託名於靈均。吾所不取。

千古得騷之妙者。惟陳王之詩。飛卿之詞。爲能得其神。不襲其貌。近世則蒿庵詞。可與風騷相表裏。此外鮮有合者。

楚詞二十五篇。不可無一。不能有二。宋玉效顰。已爲不類。兩漢才人。踵事增華。去騷益遠。惟陳王處骨肉之變。發忠愛之忱。既憫漢亡。又傷魏亂。感物指事。欲語復咽。其本原已與騷合。故發爲詩歌。覺湘間澤畔之吟。去人未遠。嗣後太白學騷。處有形體。長吉學騷。益流怪誕。飛卿古詩。有與騷暗合處。但才力稍弱。氣骨未遒。可爲騷之奴隸。未足爲騷之羽翼也。惟菩薩蠻更漏子諸詞。幾與騷化矣。所以獨絕千古。無能爲繼。繼之者其惟蒿庵乎。

或問杜陵何以不學騷。余曰。此不可一概論也。大

約自風騷以迄太白。皆一綫相承。其間惟彭澤一源。超然物外。正如巢許夷齊。有不可以常理論。至杜陵負其倚天拔地之才。更欲駕風騷而上之。則有所不能僅於風騷中求門戶。又若有所不甘。故別建旗鼓。以求勝於古人。詩至杜陵而聖。亦詩至杜陵而變。顧其力量充滿。意境沈鬱。嗣後爲詩者。舉不能出其範圍。而古調不復彈矣。故余謂自風騷以迄太白。詩之正也。詩之古也。杜陵而後。詩之變也。自有杜陵。後之學詩者。更不能求風騷之所在。而亦不得不以杜陵爲止境。韓蘇且列門牆。何

論餘子。昔人謂杜陵為詩中之秦始皇。言其變古也。亦是快論。此下六條論詩之正變偶與論風騷連類及之

世人論詩。多以太白之縱橫超逸為變。而以杜陵之整齊嚴肅為正。此第論形骸。不知本原也。太白一生大本領。全在古風五十五首。今讀其詩。何等朴拙。何等忠厚。至如蜀道難行路難天姥吟鳴皐行等篇。粗而不精。枝而不理。絕非太白高作。若杜陵忠愛之忱。千古共見。而發為歌吟。則無一篇不與古人為敵。其陰狠在骨。更不可以常理論。故余嘗謂太白詩。謹守古人繩墨。亦步亦趨。不敢相背。

至杜陵乃眞與古人爲敵・而變化不可測矣・固由讀破萬卷・研琢功深・亦實爲古今邁等絕倫之才・斷不能率循規矩・受古人羈縛也・但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

今之尊李抑杜者・每以李之劣處爲李之優・而以杜之優處爲杜之劣・不獨非杜之知己・並非李之知己矣・楊升庵其甚焉者也・

詩有變古者・必有復古者・如陳伯玉埽陳隋之習是也・然自杜陵變古後・而後世更不能復古・自風騷至太白・同出一源・杜陵而後・無敢越此老範圍者・皆與古人爲敵國矣・何其霸也・

不知古者必不能變古此陳隋之詩所以不競也杜陵與古爲化者也惟其與古爲化故一變而莫可復興杜陵之詩洗脫漢魏六朝面目殆盡亦非敢於變風騷也特才力愈工風雅愈遠不變而變乃眞變矣

自溫韋以迄玉田詞之正也亦詞之古也元明而後詞之變也茗柯蒿庵其復古者也斯編若傳輪扶大雅未必無補

詞至元明猶詩至陳隋茗柯蒿庵猶陳射洪張曲

江也。嗣後誰爲太白。收前古之終。誰爲杜陵。別出旗鼓。以開來學哉。陳朱不能與古化雖敢於變古。終無少陵手段不足範圍後學也。

河傳一調。最難合拍。飛卿振其蒙。五代而後。便成絕響。

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飛卿佳句也。好在是夢中淸況。便覺綿邈無際。若空寫兩句景物。意味便減。悟此方許爲詞。不則卽金氏所謂雅而不豔。有句無章者矣。

稼軒粉蝶兒落梅起句云。昨日春如十三女兒學繡。

後半起句云、而今春如輕薄蕩子難久、兩喻殊覺纖陋、令人生厭、後世更欲效顰、眞可不必、

詞中如西江月、一翦梅、釵頭鳳、江城梅花引、等調、或病纖巧、或類曲唱、最不易工、難得大雅、善爲詞者、此類以不塡爲貴、

入門之始、先辨雅俗、雅俗既分、歸諸忠厚、既得忠厚、再求沈鬱、沈鬱之中、運以頓挫、方是詞中最上乘、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易安雋句也、並非高調、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眞眞、事事風風韻

韻。嬌嬌嫩嫩。四字尤不堪停停當當人人。喬夢符效之。醜態百出矣。然如雙卿鳳凰臺上憶吹簫一闋疊至四五十字而運以變化。不見痕迹。長袖善舞。誰謂今人不逮古人。

易安聲聲慢詞。張正夫云。此乃公孫大娘舞劍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後疊又云到黃昏點點滴滴。又使疊字。俱無斧鑿痕。怎生得黑黑字不許第二人押。婦人有此詞筆。殆間氣也。此論甚陋。十四疊字。不過造語奇雋耳。詞境深淺。殊不在此。執是以論詞。不免魔障。

雙卿詞。怨而不怒。可感可泣。吳蘋香則怨而怒矣。詞不逮雙卿。其情之可憫則一也。

僧之能詞者。除西湖老僧點絳脣一闋外。鮮有佳者。（此詞亦非正聲然其中有一片化機未可淺視）

癸酉甲戌之年。余初習倚聲。嘗選古今詞二十六卷。得三千四百三十四首。名曰雲韶集。自今觀之。殊病蕪雜。然其中議論。亦有一二足採者。如云北宋詞。詩中之風也。南宋詞。詩中之雅也。又云東坡不可及處。全是去國流離之思。卻又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所以爲高。又云。方回筆墨之妙。眞乃一片

化工。又云。張文潛謂方回詞。妖冶如攬嬙施之袪。盛麗如入金張之堂。幽索如屈宋。悲壯如蘇李。此猶論其貌耳。若論其神。則如雲煙縹渺。不可方物。又云。稼軒詞。非不運典。然運用雖多。而其氣不掩。非放翁所及。劉氏並譏辛陸。謬矣。（劉潛夫云放翁稼軒一掃纖豔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又云。詞至張仲舉後數百年來。邈無嗣響南宋者。又云。詞衰於元。然猶未亡也。至明而詞乃亡矣。又云。竹垞詞。豔而不浮。疏而不流。工麗芊綿中。而筆墨飛舞。（此亦第論其面目）又云。其年詞以氣勝。然亦是以情勝。蓋有氣以達情。而情

慾出情爲主貴得其正氣爲輔貴得其厚後人徒學其矜才使氣殊屬無謂此亦第論形骸其年詞亦未能到此地步然其說自可取又云詞家之病首在一俗字破除此病非讀樊榭詞不可又云稼軒詞精者直似一座鐵甕城堅而銳銳而厚縱饒千軍萬馬亦衝突不入板橋心餘輩一擊瓦解矣又云五代人詞不著力而意自勝而俚淺處亦不少以上數條雖不必盡然亦未爲無見

詞中連用疊字或句句用春字或句句用愁字句句用聲字兒字秋字間字之類皆非正道有志於

古者必不屑為

唐人皇甫子奇詞。宏麗不及飛卿。而措詞閒雅。猶存古詩遺意。唐詞於飛卿而外。出其右者鮮矣。五代而後。更不復見此種筆墨。

飛卿詞。大半託詞帷房。極其婉雅。而規模自覺宏遠。周秦蘇辛姜史輩。雖姿態百變。亦不能越其範圍。本原所在。不容以形迹勝也。

碧山詠蓴云。碧芽也抱春洲怨雙捲小緘芳字下云。江湖興昨夜西風又起年年輕誤歸計如今不怕歸無準卻怕故人千里玉田長亭怨云。故人何

許渾忘了江南舊雨下云如今又京國尋春定應被薇花留住自甘終隱而亦不願其友之枉道徇人同一用意忠厚

碧山醉落魄云垂楊學畫蛾眉綠年年芳草迷金谷如今休把佳期卜一掬春情斜月杏花屋婉麗中見幽怨殆亦借題言志耶

鎮日雙蛾愁不展隔斷中庭羞與郎相見十二闌干閒倚遍鳳釵壓鬢寒猶顫昨日江樓簾乍捲零亂春愁柳絮飄千點上已湔裙人已遠斷魂莫唱蘋花怨此余蝶戀花詞也怨而不怒尚有可觀越

二日又賦一闋云。誰道蓬山天外遠曉起開簾重見芙蓉面軃髻籠雲眉翠斂低頭不覺朱顏變避入花陰藏不見細拾殘紅不語思量遍小院新晴寒尚淺秋風先已捐團扇決絕如此未免怨而怒矣。

乙酉鄉試。泄瀉委頓。草草完卷。歸舟望月。秋氣泬寥。曾賦臨江仙云。八月西風吹客袂初程少駐征皷雁聲嘹唳碧雲端高城天其遠囘首淚闌干短荻長蘆秋瑟瑟水邊紅蓼花殘冰輪寂寞夜江寒迴潮如有恨嗚咽繞前灘意不深而情勝明日阻

雨。又賦洞仙歌一闋。上半闋云。荒江晚泊。艤蒹葭深處。回首高城。隱煙霧。正酒懷落寞。旅夢淒迷。愁欲絕。況是短篷疎雨。亦即上章之意。詞境皆淺。聊寄吾懷而已。

詞有信筆寫去。若不關人力者。而自饒深厚。此境最不易到。余曾賦鷓鴣天一闋云。一夜西風古渡頭。紅蓮落盡使人愁。無心再續西洲曲。有恨還登舴艋舟。殘月隱。曉煙浮。一聲欸乃入中流。豪懷不肯同零落。卻向滄波弄素秋。書以俟教我者。

題詠西湖十景。惟陳西麓感時傷事。得風人之正。

草窗木蘭花慢十闋。泛寫景物。了無深義。張成子應天長十章。才氣不逮草窗。而時有與西麓暗合處。如蘇隄春曉云。草色舊迎雕輦蒙茸暗香陌曲院荷風云。田田處成暗綠正萬羽背風斜轟亂鷗去不信雙鴛午睡猶熟花港觀魚云。禹浪未成頭角吞舟膽猶怯湖山外江海匝怕自有暗泉流接楚天遠尺素無期枉誤停楫下云。濠粱興歸未愜記舊伴袖攜留摺指魚水總是心期休怨三疊南屏晚鐘云。歡娛地空淚迹漫記省五更聞得柳淚聞鶯云。昆明事休更說費夢繞建章宮闕兩峰插

雲云喚醒睡龍蒼角盤空壯商翼西湖路成倦客待倩寫素縑千尺此類皆有亡國之感不及西麓之深厚固勝似草窗作趙聞禮錄入陽春白雪集中未爲無見

趙聞禮輯陽春白雪八卷頗能擷兩宋人之精而雜入游詞亦不少未能盡善也

陸務觀風流子云佳人多命薄初心慕德曜嫁梁鴻記綠窗睡起靜吟閒詠句翻離合格變玲瓏更乘興素紈留戲墨纖玉撫孤桐蟾滴夜寒水浮微凍鳳牋春麗花砑輕紅人生誰能料堪悲處身落

柳陌花叢。翻羨畫堂鸚鵡。深閉金籠。向寶鏡鸞釵臨粧常晚。繡茵牙版。催舞還慵。腸斷市橋月笛。燈院霜鐘。蓋放翁傷其妻作也。詞不必高。而情極哀怨。選本皆不登此篇。惟陽春白雪集載之。

商人重利輕別離。白香山沈痛語也。江開之菩薩蠻云。（商婦怨）嫁郎如未嫁。長是淒涼夜。情少利心多。郎如年少何。偎極笨極。眞是點金成鐵。

許魯齋云。儒者以治生爲急務。眞通達之論。其沁園春（墾田東城）云。爲農換卻爲儒。任人笑謀身拙更迂。念老來生業。無他長技。欲期安穩。敢避崎嶇。達士

身名。豪家驕蹇。此好胸中一點。撫歡然處有勝前兒女几上詩書。亦卽治生之義。非泛作農家語。元草堂詩餘載之。而詞則未爲超妙

竹山詞云。萬誤曾因疏處起。一閒且向貧中覓。自是閱歷語。而詞筆甚儁。眉齋書懷詞云。萬事豈容忙裏做。一安惟自閒中得。效顰無謂。

學以獷而後成。苟違繩墨。何悍鈲挸。若以水濟水。則亦何益之有哉。古人詩詞。不盡可法。善於運用。何難化腐爲奇。若理解不明。貞淫未辨。妄竊古人成語。以爲已有。膠柱者實其唾餘。改絃者失其宗

旨古人亦安恃此知已也

辛稼軒詞運用唐人詩句如淮陰將兵不以數限可謂神勇而亦不能牢籠萬態變而愈工如腐遷夏本紀之點竄禹貢也

元草堂詩餘載江村姚雲文艮嶽詞云摸魚兒渺人間蓬瀛何許一朝飛入梁苑輞川梯洞層崖出猶帶鬼愁龍怨窮遊宴談笑裏金風吹折桃花扇翠華天遠悵莎沼螢黏錦屏煙合草露泣蒼蘚東華夢好在牙檣琱輦畫圖歷歷曾見落紅萬點孤臣淚斜日牛羊春晚摩雙眼看塵世鼇宮又報鯨波

淺吟輭拍。斷便乞與媧皇。化成精衞。塡不盡遺憾。慨當以慷。亦陳經國之亞匹也。

元人彭元遜解珮環尋梅不見云。江空不渡。恨蘼蕪杜若。零落無數。遠道荒寒。婉娩流年。望望美人遲暮。風煙雨雪陰晴。晚更何須春風。千樹盡。孤城落木。蕭蕭日夜。江聲流去。日宴山深聞笛。恐他年流落。與子同賦。事闊心違。交淡媒勞。蔓草沾衣多露。汀洲窈窕。餘醒寐。遺珮環。浮沈澧浦。有白鷗淡月。微波寄語。逍遙容與。憂深思遠。於兩宋外又闢一境。而本原正見相合。出自元人手筆。尤爲難得。

元草堂詩餘。彭元遜詞最多。其警句如臨江仙云。自結牀頭塵尾。角巾坐枕孤松。片雲承日過山東。起聽荷葉雨。行受豆花風。蝶戀花云。無復捲簾知客意。楊花更欲因風起。語爽朗而意深遠。在元代定推作手。

菉斐軒詞韻。以上去入三聲均隸入平韻中。蓋專爲北曲而設。決非宋人所訂正。惜大晟樂府久已失傳。無從考證其謬。樊榭遽以爲宋人詞韻。失之未攷也。

玉田詞源二卷。上卷精研聲律。探本窮源。繪圖立

說。審音者執此以求古樂不難矣。下卷自音譜以至雜論。選詞不多。別具隻眼。洵可為後學之津梁。陳眉公誤以下卷為樂府指迷。雲間姚培謙張景星輯為樂府指迷一卷。而刪其十之二三。蓋仍眉公之誤也。

劉改之咏美人指甲美人足沁園春兩篇。玉田詞源錄附姜史咏物之後。謂兩詞亦工麗。但不可與前作同日語。余謂宋人咏物佳篇極多。何必錄此兩詞。有汗大雅。此詞源之小疵。不得以玉田所賞而諱其失。

作詞氣體要渾厚・而血脈貴貫通・血脈要貫通・而發揮忌刻露・居心忠厚・托體高渾・雅而不腐・逸而不流・可以為詞矣・

雄闊非難・深厚為難・刻摯非難・幽鬱為難・疏逸非難・沖淡為難・工麗非難・雅正為難・奇警非難・頓挫為難・纖巧非難・渾融為難・古今不乏名家・兼有眾長鮮矣・詞豈易言哉・

李後主・晏叔原・皆非詞中正聲・而其詞則無人不愛・以其情勝也・情不深而為詞・雖雅不韻・何足感人・

晏元獻歐陽文忠皆工詞。而皆出小山下。專精之詣固應讓渠獨步。然小山雖工詞。而卒不能比肩溫韋方駕正中者。以情溢詞外。未能意蘊言中也。故悅人甚易。而復古則不足。

熟讀溫韋詞。則意境自厚。熟讀周秦詞。則韻味自深。熟讀蘇辛詞。則才氣自旺。熟讀姜張詞。則格調自高。熟讀碧山詞。則本原自正。規模自遠。本是以求風雅。何必遽讓古人。

向子諲梅花引戲代李師周作云。花如頰。梅如葉。小時笑弄階前月。最盈盈。最惺惺。鬧愁未識。無計說深情。

一年空省春風面。花落花開不相見。要相逢。得相逢。須信靈犀。中自有心通。同杯杓。同斟酌。千愁一醉都忘卻。花陰邊。柳陰邊。幾回擬待偷憐不成憐。傷春。玉瘦慵梳掠。抛擲琵琶閒處著。莫猜疑。莫嫌遲。鴛鴦翡翠。終是一雙飛。此調頗不易工。古今合作僅此一首。蓋轉韻太多。真氣必減。且轉韻處必須另換一意。方能步步引人入勝。作者多爲調所窘。此作層層入妙。如轉丸珠。又如七寶樓臺。不容拆碎。此詞余錄入閒情集。賀方回三闋。陳其年二闋。專集古語以爲詞可稱別調。賀陳詞余錄入別調集

張元幹樓上曲云。樓外夕陽明遠水。樓中人倚東風裏。何事有情怨別離。低鬟背立君應知。東望雲山君去路。斷腸迢迢盡愁處。明朝不忍見雲山。從今休傍曲闌干。意味深長。音調古雅。豔體中陽春白雪也。

黃石牧香屑集。古豔古香。集句神境。唐堂詞二卷亦多幽怨之音。如翠樓吟魂云。月魄荒唐。花靈髣髴。相攜最無人處。闌干芳草外。忽驚轉幾聲杜宇。飄零何許。似一縷游絲。因風吹去。渾無據。想應淒斷。路傍酸雨。日暮渺渺愁余。覺黯然銷者。別情離

緒春陰樓外遠入煙柳和鶯私語連江暝樹願打點幽香隨郎黏住能留否只愁輕絕化爲飛絮慘戚憯悽。迷離惝怳。非深於情者。不能道隻字。

寇萊公點絳脣云。象尺薰爐拂曉停鍼綫愁蛾淺飛紅零亂側臥珠簾捲。遣詞淒豔。姿態甚饒。自是北宋人手筆。

范文正御街行云。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淋漓沈著。西廂長亭襲之。骨力遠遜。且少味外味。此北宋所以爲高。小山宗叔

後此調不復彈矣。

張忠武臨江仙舊憶云。千古武陵溪上路。桃花流水潺潺。可憐仙侶剩濃歡。黃鸝驚夢破。青鳥喚春還。回首舊遊渾不見。蒼煙一片荒山。玉人何處倚闌干。紫簫明月底。翠袖暮雲寒。淸詞麗句不減晏歐諸賢。從古大英雄必非無情者。吾於仲曦翁信

燒殘紅燭暮雲合飄盡碧梧金井寒。憑正中拋毬樂詞也。拗一字。更覺宮商一片。知音者原不拘於調。

詩以窮而後工。倚聲亦然。故仙詞不如鬼詞。哀則

幽鬱・樂則淺顯也・宋代惟白玉蟾脫盡方外氣・陳與義擬法駕導引三章・亦稱佳構・原序云世傳頃年都下市肆中有道人攜烏衣椎髻女子買酒獨飲女子歌詞以侑觴凡九闋皆非人世語或記之問一道士道士驚曰此赤城韓夫人所製水府蔡真君法駕導引也烏衣女子疑龍云得其三而亡其六擬作三闋其一云・朝元路朝元路同駕玉華君千乘載花同一色人間遙指是祥雲回望海光新其二云・東風起東風起海上百花搖十八風鬟雲半動飛花和雨著輕綃歸路碧迢迢其三云・煙漠漠煙漠漠天澹一簾秋自洗玉舟斟自醴月華微映是空舟歌罷海西流以清虛之筆・寫闊大之景・語帶仙氣・洗

脫凡豔殆盡・

王香雪天仙子曉發尚湖云・遠樹鷺鳥飛不定。煙中漸吐青山影。犬聲荒店未開門。西風緊。霜華凝半湖殘月蘆花冷。全首寫景・亦是詞中變格・後人不必效顰・

白雨齋詞話卷第七

白雨齋詞話卷弟八

丹徒陳廷焯亦峰著

東坡詞全是王道稼軒則兼有霸氣然猶不悖於王也其年則竟似老瞞石勒一流人物板橋心餘輩不過赤眉黃巾之流亞耳後之學詞者不究本原好作壯語復向板橋心餘詞求生活則是鼠竊狗偷益卑卑不足道矣

其年題珂雪詞云萬馬齊瘖蒲牢吼百斛蛟螭困蠹算蝶拍鶯簧休混多少詞場談文藻向豪蘇膩柳尋藍本吾大笑比蛙黽夫柳誠不足重蘇則何

可厚非。一概抹煞。此蓋其年自道。其詞。而特借珂雪一發之也。然竟是老瞞石勒聲口。其年能作壯語。然悲者多而麗者少。惟送三韓李若士省親之楚金縷曲一闋。（若士尊公時提督湖廣）最爲壯麗。詞云。秋到離亭。暮羨風前珊鞭玉靶。翩然竟去。借問此行何所向。笑指巴煙郢樹。是烏鵲慣南飛。處。路入南荒休騁望。有陶公戰艦空灘雨。醲熱酒。浪花舞。巖君坐擁貔貅旅。壓下流一軍下瀨目無黃祖。昨夜月明親饗士。要奏新塡樂府。都不用陳琳阮瑀。手掣紅旗翻破陣。看郎君下筆驚鸚鵡。猿

㑺種氣如虎雄闊壯麗然在迦陵自是屈意之作

西河詞話云禮部某郎中無子適其妾有身已產女矣匃鄰園尼僧向城東育嬰堂懷一血胎內之遂詐言生一男於彌月宴客座間各賦賀詞予同宮陳迦陵賦桂枝香曲二闋其首闋前截云泛蒲未既蘭湯重試若非釋氏攜來定是宣尼抱至郎中疑迦陵知其事故誚之即次闋前截云懸弧宅第充閭佳氣試聽戶外啼聲可是人間恆器凡人間戶外皆類誚詞遂大恚恨其後凡禮部於翰林院衙門有所差擇必厚抑迦陵竟至淹滯始知文

字之隙・原有檢點所不及者・然不可不慎也・按此二詞・迦陵集中不載・先生以詞自豪・竟以詞受累・何造化之善弄人耶・

彭駿孫金粟詞話云・詞人用語助入詞者甚多・入豔詞者絕少・惟秦少游悶則和衣擁・新奇之甚・用則字亦僅見此詞・按此乃少游惡劣語・何新奇之有・至用則字入詞・宋人中屢見・如拚則而今已拚了。忘則怎生便忘得。又憶則如何不憶之類・亦豈謂之僅見・董文友詞云・暗笑那人知未。薄倖從前既。押既字穩而有味・似此方可謂善用語助入豔

詞者。讀古人詞。貴取其精華。遺其糟粕。且如少游之詞。幾奪溫韋之席。而亦未嘗無纖俚之語。讀淮海集。取其大者高者可矣。若徒賞其怎得香香深處作箇蜂兒抱等句。（此語彭羨門亦賞之以爲近似柳七語尊柳抑秦匪獨不知秦並不知柳可發大噱）則與山谷之女邊著子。門裏安心。其鄙俚纖俗相去亦不遠矣。少游眞面目何由見乎。東坡。稼軒。白石。玉田。高者易見。少游。美成。梅溪。碧山。高者難見。而少游美成尤難見。美成意餘言外。而痕迹消融。人苦不能領畧。少游則義蘊言中。韻

流絃外得其貌者。如鼷鼠之飲河。以爲果腹矣。而不知滄海之外。更有河源也。喬笙巢謂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可謂卓識。

聲名之顯晦。身分之高低。家數之大小。只問其精與不精。不係乎著作之多寡也。子建淵明之詩。所傳不滿百首。然較之蘇黃白陸之數千百首者。相越何止萬里。詞中如飛卿端已正中子野東坡少游白石梅溪諸家。膾炙人口之詞。多不過二三十闋。少則十餘闋。或數闋。自足雄峙千古。無與爲敵。近人以多爲貴。卷帙裒然。佳者不獲一二闋。吾雖

以之覆酒甕覆醬瓿猶恐污吾酒醬也吾願肆志於古者將平昔應酬無聊之作一概刪棄不可存絲毫姑息之意而後眞面目可見而後可以傳之久遠不爲有識者所譏然則蒿庵四十闋較古人爲已多正不病其少也

小倉山房詩詩中異端也稍有識者無不吐棄之然亦實有可鄙之道不得謂鄙之者之過假令簡齋當日刪盡蕪詞僅存其精者百餘首（多存近體少存古體不必存絕句極多以百餘首爲止更不可再多）傳至今日正勿謂不逮阮亭竹垞諸公也惟其不能割舍誇多鬭靡致使指

摘。交加等諸。極惡不堪之列。亦其自取。習倚聲者。尤不可不察。

小倉山房集佳者。尚可得百首。忠雅堂詩。甌北詩鈔。百中幾難獲一。蓋一則如粗鄙赤腳奴。一則如倚門賣笑倡也。近人懾於其名。以耳代目。彼不知駝峯熊掌。為何物。宜其如鴟之嚇腐鼠也。哀哉。袁趙蔣。盛負時名。而其詩實無可貴。洪稚存吳穀人等詩。愈趨愈下。儘可不觀。無足深論。

詩詞中淺薄聰明語。余所痛惡。一染其習。動輒可數十首。無論其不能傳。即徼倖傳之。後世亦不過

供人唾罵耳。何足爲重。

余友嘗語余云。有全唐詩。不可無全宋詞。有能爲是舉者。固是大觀。且不患其不傳也。然余謂借以傳一己之名則可。欲以教天下後世之爲詞者則不可。蓋兵貴精不貴多。精則有所專注。多則散亂無紀。如全唐詩九百卷。多至四萬八千首。精絕者亦不過三千首。可數十卷耳。余久有唐詩選之意。約得三千首。此舉至今未果餘則僅備觀覽。供採擷。資諧笑而已。雖不錄無害也。倚聲一途。既有朱氏詞綜。兩宋精華。約畧已具。而蒿庵猶病其蕪。更欲集全宋詞。則亦不過

壯觀鄴架。於本原無涉。亦可不必。

宋六十家詞已病蕪雜。識者宜分別觀之。吳氏宋元百家詞。竹垞時已失全書。近更無從採訪。然宋元兩代詞高者不過十餘家。次者約得三十餘家。合五十家足矣。錄至百家。下乘必多於上駟。博而不精。終屬過舉。

兩宋詞精絕者。約略不過五百餘首。足備揣摹。不必多求也。

白石仙品也。東坡神品也。亦仙品也。夢窗逸品也。玉田雋品也。稼軒豪品也。然皆不離於正。故與溫

韋周秦梅溪碧山同一大雅而無傲而不理之誚後人徒恃聰明不窮正始終非至詣

東坡一派無人能繼稼軒同時則有張陸劉蔣輩後起則有遺山迦陵板橋心餘輩然愈學稼軒去稼軒愈遠稼軒自有眞耳不得其本徒逐其末以狂呼叫囂爲稼軒亦誣稼軒甚矣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則一論其派別大約溫飛卿爲一體皇甫子奇南唐二主附之韋端已爲一體牛松卿附之馮正中爲一體唐五代諸詞人以暨北宋晏歐小山等附之張子野爲一體秦淮海爲一體柳詞高者附之蘇東坡爲一體賀方

囘爲一體・毛澤民晁具茨高者附之周美成爲一體・竹屋草窗附之辛稼軒爲一體・張陸劉蔣陳杜合者附之姜白石爲一體・史梅溪附之爲一體・吳夢窗爲一體・王碧山爲一體・黃公度陳西麓附之張玉田爲一體・其間惟飛卿端己正中淮海美成梅溪碧山七家・殊途同歸・餘則各樹一幟而皆不失其正・東坡白石尤爲矯矯・

汪玉峰森之序詞綜云・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陽姜夔出・句琢字鍊・此四字甚淺陋不知本原之言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

炎張翥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此論蓋阿附竹垞之意而不知詞中源流正變也竊謂白石一家如閒雲野鶴超然物外未易學步竹屋所造之境不見高妙烏能爲之羽翼至梅溪則全祖清眞與白石分道揚鑣判然兩途東澤得詩法於白石卻有似處詞則取徑狹小去白石甚遠夢窗才情橫逸斟酌於周秦姜史之外自樹一幟亦不專師白石也虛齋樂府較之小山淮海則嫌平淺方之美成梅溪則嫌伉墜似鬱不紆亦是一病絕非取徑於白石竹山則全襲

辛劉之貌而益以疏快・直率無味・與白石尤屬歧途・草窗西麓兩家・則皆以清眞爲宗而草窗得其姿態・西麓得其意趣・草窗間有與白石相似處・而亦十難獲一・碧山則源出風騷・兼採衆美・托體最高・與白石亦最異・至玉田乃全祖白石・面目雖變・託根有歸・可爲白石羽翼・仲舉則規模於南宋諸家・而意味漸失・亦非專師白石・總之謂白石拔幟於周秦之外・與之各有千古・則可・謂南宋名家・以迄仲舉・皆取法於白石・則吾不謂然也・

詞家好分南宋北宋・ 國初諸老・幾至各立門戶・

竊謂論詞只宜辨別是非・南宋北宋・不必分也・若以小令之風華點染・指爲北宋・而以長調之平正迂緩・雅而不豔・豔而不幽者・目爲南宋・匪獨重誣北宋・抑且誣南宋也・

北宋間有俚詞・南宋則多游詞・而伉詞則兩宋皆不免・選擇不可不愼・學者貴求其本原所在・門戶之見自消・否則各執一是・互相攻詆・溯厥本原・卒無託足處・宜乎不得其通也・

余擬輯古今二十九家詞選・附四十二家約二十卷・有唐一家・附一家溫飛卿・附皇甫子奇五代三家・附四家李後

馮延巳爲弟一卷。歐陽永叔至張子野爲弟二卷。蘇東坡至秦少游爲弟三卷。賀方回至周美成爲弟四卷。辛稼軒爲弟五卷。姜白石至史梅溪爲弟六卷。吳夢窗爲弟七卷。陳西麓至周草窗爲弟八卷。王碧山爲弟九卷。張玉田至張仲舉爲弟十卷。陳其年爲弟十一卷。弟十二卷。弟十三卷。曹珂雪爲弟十四卷。朱竹垞爲弟十五卷。弟十六卷。厲太鴻爲弟十七卷。史位存爲弟十八卷。趙璞函爲弟十九卷。而殿以張皐文莊中白爲弟二十卷。詞中源委正變。約畧具是。此選大意務在窮源竟委故取其正兼收其變爲利於初

學耳非謂詞之本原即在二十九家中漫無低昂也惟殷以皐文中白卻寓深意

溫韋創古者也晏歐繼溫韋之後面目未改神理全非異乎溫韋者也蘇辛周秦之於溫韋貌變而神不變聲色大開本原則一南宋諸名家大旨亦不悖於溫韋而各立門戶別有千古元明庸庸碌碌無所短長至陳朱輩出而古意全失溫韋之風不可復作矣貞下起元往而必復皐文唱於前蒿庵成於後風雅正宗賴以不墜好古之士又可得尋其緒焉

杜陵變古之法不變古之理故自杜陵變古後而

學詩者不得不從杜陵·縱有復古者·亦不過古調獨彈·無與爲應也·陳朱變古之理·而並未能盡變古之法·故雖敢於變古·不能必人之中心悅而誠服其詞·且不能禁人之復古·有志爲詞者·宜直泝風騷·出入唐宋·乃可救陳朱之失·勿爲陳朱輩所囿也·

黃公度知稼翁詞·氣格高遠·語意渾厚·直合東坡碧山爲一手·所傳不多·卓乎不可企及·

趙以夫龍山會九日云·西北最關情·漫遙指東徐南楚·黯銷魂·斜陽冉冉·雁聲悲苦·感時之作·但說得

太顯。不耐尋味。金氏所謂鄙詞也。感時傷事者。必熟讀碧山詞而後。可以作不平鳴。

詩之高境在沈鬱。其次即直截痛快。亦不失爲次乘。詞則舍沈鬱之外。即金氏所謂俚詞鄙詞游詞。更無次乘也。非沈鬱無以見深厚唐宋諸名家。不可及者。正在此。

白石長亭怨慢云。閱人多矣。誰得似長亭樹。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白石諸詞。惟此數語最沈痛迫烈。此外如最可惜一片江山。總付與啼鴂。又文章信美知何用。漫羸得天涯羈旅。皆無此沈至。

別母情懷隨郎滋味桃葉渡江時白石少年游戲平浦詞也隨郎滋味四字似不經心而別有姿態蓋全以神味勝不在字句之間尋痕迹也

詩外有詩方是好詩詞外有詞方是好詞古人意有所寓發之於詩詞非徒吟賞風月以自蔽惑也少陵詩云甫也南北人早爲詩酒汙具此胸次所以卓絕千古求之於詞旨有所歸語無泛設者吾惟服膺碧山

蒿庵會語余云唐以後詩元以後詞必不可入目方有獨造處此論甚精然余謂作詩詞時須置身

於漢魏指詩言唐宋指詞言之間。不宜自卑其志。若平時觀覽則唐以後詩元以後詞。益我神智。增我才思者。正復不少。博觀約取。亦視善學者何如耳。

溫厚和平。詩詞一本也。然爲詩者旣得其本而措語則以平遠雍穆爲正。沈鬱頓挫爲變。特變而不失其正。卽於平遠雍穆中亦不可無沈鬱頓挫也。詞則以溫厚和平爲本。而措語卽以沈鬱頓挫爲正。更不必以平遠雍穆爲貴。詩與詞同體異用者在此。

無論詩古文詞。推到極處。總以一誠爲主。杜詩韓

文所以大過人者在此求之於詞其惟碧山乎然自宋迄今鮮有知者知碧山者惟蒿庵卽皐文尙非碧山眞知己也知音不亦難哉此條以誠字立論明乎此則無聊之酬應與無病之呻吟皆可不作矣惜不得起蒿庵一證之

碧山有大段不可及處在懇摯中寓溫雅蒿庵有大段不可及處在怨悱中寓忠厚而出以沈鬱頓挫則一也皆古今絕特之詣

情有所感不能無所寄意有所鬱不能無所洩古之爲詞者自抒其性情所以悅已也今之爲詞者多爲其粉飾務以悅人而不恤其喪已而卒不值

有識者一噱。是亦不可以已乎。

白石梅溪碧山玉田詞。修飾皆極工。而無損其眞氣。何也。列子云。有色者。有色色者。知此可以言詞矣。

詞有表裏俱佳。文質適中者。溫飛卿。秦少游。周美成。黃公度。姜白石。史梅溪。吳夢窗。陳西麓。王碧山。張玉田。莊中白。是也。詞中之上乘也。有質過於文者。韋端已。馮正中。張子野。蘇東坡。賀方回。辛稼軒。張皋文。是也。亦詞中之上乘也。有文過於質者。李後主。牛松卿。晏元獻。歐陽永叔。晏小山。柳耆卿。陳

子高・高竹屋・周草窗・汪叔耕・李易安・張仲舉・曹珂
雪・陳其年・朱竹垞・厲太鴻・過湘雲・史位存・趙璞函・
蔣鹿潭是也・詞中之次乘也・有有文無質者・劉改
之・施浪仙・楊升庵・彭羨門・尤西堂・王漁洋・丁飛濤・
毛會侯・吳薗次・徐電發・嚴藕漁・毛西河・董蒼水・錢
葆馚・汪晉賢・董文友・王小山・王香雪・吳竹嶼・吳穀
人・諸人是也・詞中之下乘也・有質亡而並無文者・
則馬浩瀾・周冰持・蔣心餘・楊荔裳・郭頻伽・袁蘭邨・
輩是也・並不得謂之詞也・論詞者本此類推・高下
自見・

稼軒求勝於東坡。豪壯或過之。而遜其清超。遜其忠厚。玉田追蹤於白石。格調亦近之。而遜其空靈。遜其渾雅。故知東坡白石具有天授。非人力所可到。

東坡稼軒。同而不同者也。白石碧山。不同而同者也。

有長於論詞而不必工於作詞者。未有工於作詞而不長於論詞者。古人論詞之善。無過玉田。若公謹之浩然齋雅談。絕妙好詞等編。所論與所選。均多未洽。其所自作可知矣。吾於南宋諸名家。不得

不外草窗。

作詞難。選詞尤難。以我之才思。發我之性情。猶易也。以我之性情。通古人之性情。則非易矣。竹垞詞綜。備而不精。皐文詞選。精而未備。然與其不精也。甯失不備。古今善本。仍推張氏詞選。若選本之盡美盡善者。吾未之見也。

花間草堂尊前諸選。背謬不可言矣。所寶在此詞。欲不衰得乎。

詩詞源流曰。詞之紇那曲。長相思。五言絕句也。柳枝竹枝。清平調引。小秦王。陽關曲。八拍蠻。浪淘沙。

七言絶句也。阿那曲雞叫仄韻七言絶句也。瑞鷓鴣七言律詩也。款殘紅五言古詩也。體裁易混。徵選寶繁。故當稍別之。以存詩詞之辨。余於大雅集中。近五七言絶句者。概不入選。惟別調集登皇甫子奇採蓮子一首。浪淘沙一首。劉采春羅嗊曲兩首而已。

詩詞和韻。不免强已就人。戕賊性情。莫此爲甚。張玉田謂詞不宜和韻。旨哉斯言。

賀老小詞。工於結句。往往有通首煊染。至結處一筆叫醒。遂使全篇實處皆虛。最屬勝境。如浣溪紗

云。夢想西池輦路邊。玉鞍驕馬小輜軿。春風十里鬬嬋娟。臨水登山漂泊地。落花中酒寂寥天。箇般情。味。已。三。年。又前調云。閒把琵琶舊譜尋。四絃聲怨卻沉吟。燕飛人靜畫堂深。欹枕有時成雨夢。隔簾無處說春心。一從燈夜到如今。妙處全在絕句。開後人無數章法。

石孝友浣溪沙集句云。宿醉離愁慢髻鬟。韓偓 綠殘紅豆憶前歡。晏幾道 錦江春水寄書難。晏幾道 紅袖時籠金鴨煖。秦觀 小樓吹徹玉笙寒。李璟 爲誰和淚倚闌干。李煜 集成語尚能自寫其意。然如竹垞之浣溪紗

同柯寓匏春望集句云。煙柳風絲拂岸斜。雍陶遠山終日送餘霞。陸龜蒙碧池新漲浴嬌鴉。杜牧閬苑有書多附鶴。春城無處不飛花。馬蹄今去入誰家。李商隱韓翃張籍又前調惜別集句云。惜別愁窺玉女窗。李白遙知不語淚雙雙。權德與綺羅分處下秋江。許渾暮雨自歸山悄悄。李商隱殘燈無燄影幢幢。元稹仍斟昨夜未開缸。李商隱又前調春閨集句云。十二層樓倣畫檐。杜牧偶然樓上卷珠簾。司空圖金爐檀炷冷慵添。劉兼小院迴廊春寂寂。杜甫朱欄芳草綠纖纖。劉兼年年三月病懨懨。韓偓又采桑子秋日度穆陵關集句云。穆陵關上秋雲起。郎士元習習涼風。

蕭穎士於彼疎桐。朱華摵摵。淒。淒。葉。葉。同吳融平沙渺。渺

行人度。劉長卿垂雨濛濛。元結此去。何。從。宋之問一路。寒

山。萬。木。中韓翃又鷓鴣天。鏡湖舟中集句云・南國佳人字莫

愁。韋莊步搖金翠玉搔頭。武元衡平鋪風簟尋琴譜。皮日

休醉折花枝作酒籌。白居易日已暮。郎大家水平流。白居

易亭。亭、新月照行舟。張祜桃花。臉。薄。難藏。淚。韓偓桐樹

心。孤。易、戚。秋。曹鄴又玉樓春畫圖集句云・劉郎已恨蓬山

遠。李商隱金谷佳期重游行。駱賓王傾城消息隔重簾。

李商隱自恨身輕不如燕。孟遲畫圖、省識東風面。杜甫比

目鴛鴦眞可羨。盧照鄰一生。一。代。一。雙。人。駱賓王相望。

相思不相見。王勃又瑞鷓鴣集句思云。春橋南望水溶溶。韋莊半壁天台已萬重。許渾心寄碧沈空婉變。劉滄語來青鳥許從容。曹唐更爲後會知何地。杜甫難道今生不再逢。韓偓最憶當時留讌處。呂溫桐花暗澹柳惺忪。元稹又臨江仙汾陽集句云。無限塞鴻飛不度。李益太行山礙并州。白居易白雲一片去悠悠。張若虛飢烏啼舊壘。沈佺期古木帶高秋。劉長卿永夜角聲悲自語。杜甫思鄉望月登樓。魏扶離腸百結解無由。魚玄機詩題青玉案。高適淚滿黑貂裘。李白又漁家傲贈別集句云。花面鴉頭十三四。劉禹錫調箏夜坐燈光裏。王諲行到階前知未

睡氏無名揮。汪。指。閻隱朝絃絃。掩。抑。聲。聲。思。白居易會。得。離。人。無限意。鄭谷杯傾別。岸。應。須。醉。羅隱曾向五。湖。期。范。蠡。韋莊幾千。里。盧仝如何。遂。得。心。中。事。劉言史諸篇皆脫口而出。運用自如。無湊泊之痕。有生動之趣。出古人之右矣。

黃石牧香屑集。具有化工。為詩中集句絕技。可謂專門名家矣。詞則竹垞蕃錦集。亦極集句能事。然視石牧之集詩。不可同日語。

玉田樂府指迷云。詩難於咏物。詞為尤難。體認稍真。則拘而不暢。摹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

聯密用事合題一段意思全在結尾斯爲絶妙此論亦確當然如碧山咏物諸篇則大矣化矣又不僅在結尾寓意也

讀白石梅溪碧山玉田詞如飲醕醪清而不薄厚而不滯元以後詞則清者失眞味濃者似火酒矣

言近旨遠其味乃厚節短韻長其情乃深遣詞雅而用意渾其品乃高其氣乃靜

詩詞所以寄感非以狥情也不得旨歸而徒騁才力復何足重唐賢云枉拋心力作詞人不宜更蹈此弊

唐五代小詞皆以婉約爲宗長調不多見亦少佳篇至宋乃規模大備矣詩至於唐亦然唐詩可以越兩晉六朝而不能越蘇李曹陶者彼已臻其極也宋詞可以越五代而不能越飛卿端已者彼已臻其極也雖曰時運豈非人事哉

宋無名氏題項羽廟調念奴嬌云鮑魚腥斷楚將軍鞭虎驅龍而起空費咸陽三月火鑄就金刀神器垓下兵稀陰陵道狹月暗雲如壘楚歌喧唱山川都姓劉矣悲泣喚醒虞姬爲伊死別血双飛花碎霸業銷沈騅不逝氣盡烏江江水古廟頹垣斜陽紅

樹遺恨鵶聲裏興亡休問高陵秋草空翠勁氣直前不留餘地此宜興之祖也

蔣竹山賀新郎云夢冷黃金屋歎秦箏斜鴻陣裏素絃塵撲化作嬌鶯飛歸去猶認窗紗舊綠正過雨荆桃如菽此恨難平君知否似瓊臺湧起彈碁局消瘦影嫌明燭鴛樓碎瀉東西玉問芳踪何時再展翠釵難卜待把宮眉橫雲樣描上生綃畫幅怕不是新來妝束彩扇紅牙今都在恨無人解聽開元曲空掩袖倚寒竹似此亦磊落可喜竹山集中便算最高之作乃秀水必謂其效法白石何異

癡人說夢卌

放翁蝶戀花云。早信此生終不遇。當年悔草長楊賦。情見乎詞。更無一毫含蓄處。稼軒鷓鴣天云。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亦即放翁之意。而氣格迥乎不同。彼淺而直。此鬱而厚也。

東坡八聲甘州寄參寥子結數語云。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寄伊鬱於豪宕。坡老所以為高。

王阮亭浣溪紗紅橋懷古云。北郭清溪一帶流。紅橋風

物眼中秋綠楊城郭是揚州西望雷塘何處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澹煙芳草舊迷樓遺詞琢句較五代人更覺茗雅邱季貞和之云清淺雷塘水不流幾聲寒笛畫城秋紅橋猶自倚揚州五夜香昏殘月夢六宮花落曉風愁多情煙樹戀迷樓婉雅芊麗漁洋一闋外斷推此爲佳搆然兩詞皆文過於質其傳誦一時者正以文勝也

詩詞同體而異用曲與詞則用不同而體亦漸異此不可不辨

五代人詞高者升飛卿之堂俚者直近於曲矣故

去取宜慎花間尊前等集更欲揚其波而張其燄吾不解是何心也

文采可也浮豔不可也樸實可也鄙陋不可也若以毫釐謬以千里矣

情以鬱而後深詞以婉而善諷故樸實可施於詩施於詞者百中獲一耳樸實尚未必盡合況鄙陋乎

韋端已菩薩蠻四章辛稼軒水調歌頭鷓鴣天等闋間有樸實處而伊鬱卽寓其中淺率粗鄙者不得藉口

六朝詩所以遠遜唐人者。魄力不充也。魄力不充者。以纖穠損其眞氣故也。當時樂府所尙如子夜捉搦諸歌。此詩所以不振也。五代詞不及兩宋者。亦猶是耳。

余選祚聲集六卷。所以存詩也。大雅集六卷。所以存詞也。

詩衰於宋。詞衰於元。然自乾嘉以還。追蹤正始者。時復有人。是衰者可以復振。亡者猶有存焉者也。

詩有詩境。詞有詞境。詩詞一理也。然有詩人所闢之境。詞人尙未見者。則以時代先後遠近不同之

故。一則如淵明之詩。淡而彌永。朴而愈厚。極疏極冷極平極正之中。自有一片熱腸。纏綿往復。此陶公所以獨有千古。無能為繼也。求之於詞。未見有造此境者。一則如杜陵之詩。包括萬有。空諸倚傍。縱橫博大。千變萬化之中。卻極沈鬱頓挫。忠厚和平。此子美所以橫絕古今。無與為敵也。求之於詞。亦未見有造此境者。若子建之詩。飛卿詞固已幾之。太白之詩。東坡詞可以敵之。子昂高古。摩詰名貴。則子野碧山。正不多讓。退之生鑿。柳州幽峭。則稼軒玉田。時或過之。至謂白石似淵明。大晟似子

美則吾尙不謂然。然則詞中未造之境。以待後賢者尙多也。皆境之高者。若香山之老嫗可解。盧仝長吉之牛鬼蛇神。賈島之寒瘦。山谷之傑驁。雖各有一境。不學無害也。有志倚聲者。可不勉諸。

白雨齋詞話卷第八